

广东省青年美协主席钟瑞军： 既是母亲，也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老师

在我们人生中，很幸运地遇到很多的老师和贵人，在不同的阶段，给了我悉心的教诲和帮助，无论在工作上还是艺术道路上，让我不断地去面对困难和挑战，一路走来，无限感恩。

至于说影响我最重要的一位老师，脑中浮现出来的，正是我的母亲。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的老师，也是终身的老师。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个子不高，讲话轻声细语，和邻里相处和气。

母亲常和我讲，做人首先要善良，何为善良，孝顺就是起码的善良，一个连父母长辈都不懂得尊敬的人，是没有大出息的，而且要谨慎交往。母亲这样说，也是这样做的，我的奶奶长期卧病，母亲尽心照顾近 30 年。母亲用她的行为阐述了一个女人的善良和本分，带给我的影响是一生的。正是这样朴实而至理的教诲，与人为善，我遇到了许多良师善友，受益一生。的确，善良就是一个人最美的素养。《西游记》中佛和妖皆有法术，起心动念善恶不同，所以有了佛妖之分。

母亲还常跟我讲，“谋生靠勤，发财靠命”，如果你要想生活好，就一定要勤快，但是如果你要发财，除了勤快，还要遇上好机会才行。脚踏实地、一步一个脚印，只有越努力，才会更幸运。母亲的话深深影响着我，是的，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？就画画而言，一半是思想者，一半是手工活，没有大量练习，何来画面效果？每一个天才背后，都是大量付出的结果！

母亲还跟我说，做人一定要真诚，谎话连天只会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。的确，诚者无敌，只有真，才能广结善缘，只有诚，才能日久天长。现在想起，字字千钧！

2002 年母亲因病骤然离世，快 20 年了，然而，母亲的教诲，一直在我心中。我经常反思自己，就是导航系统一样，迷茫中让自己不要迷失。根据母亲的言传身教，我对女儿的要求就四个字：“善良”“本分”，对儿子的要求是“真诚”和“担当”，做到了，我

广东省青年美协副主席姚涯屏： 每个人的人生都和老师息息相关

日子一天天从手心滑过，又到教师节了。

在我老家，许多人家堂屋神台上供奉着“天地国亲师”的牌位，也有写“天地君亲师”的。其中的“师”，就是指老师。当小孩偶尔对老师不敬，大人会严加斥责：“老师是上得了你家神台的！”像我这样的手艺人，自以为担负着文艺的使命，大概率是对社会无所补益的。而教师负责给人体这个硬件装软件，就像医师负责人体硬体的维护，工作几近于神圣，却总是谦虚地说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分内事。

我也算是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——准确地说，我父亲是位不脱产的农民教师。后来我哥大学毕业后，也留校做了老师。不记得从何时开始，有时也会有人称呼我为“姚老师”。这样，我家就有三个“姚老师”了。

我其实不能算是一位老师。虽然我的确曾先后三次在不同学校“误”过人家的子弟，但每次都在不久后主动请辞了。当年张之洞创洋学堂时，对请来的老师们说：今天请到的诸位老师，都是“衮衮诸公”，希望大家尽心尽力。如教不好，就只好是“诸公滚滚”了——看来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南怀瑾说，在他幼年时的老家，教书育人的“老师”是要被尊称为“先生”的，对一般工匠才叫“老司”或“老师”。所以，我这个所谓“老师”，大约和托尼老师一样，都是因为手艺，和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没有多少关系。

但我的人生，幼年顽劣，少年轻狂，青年迷茫，跌跌撞撞走来，如今就要到知天命的年纪了。所以现在能勉强自食其力，和一路携扶的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是息息相关的。如果没有各位老师本着治病救人的仁心，给我灌药般灌进去那点点滴滴知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如何下场。这个世间，芸芸众生大抵都离不开老师吧。

做老师责任重大，同时也是幸福的。内人本是



■听秋声 钟瑞军

认为就合格了，至于从合格到优秀，从优秀到卓越，那就看孩子们日后的努力和机会了。也算是对母亲家教的传承吧。

善良、勤快、真诚是母亲给我的传家宝，也是母亲出给我一生践行的考题。让我受益，也常让我自我反省，母亲的话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。

而她，既是母亲，也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老师。

师范出身，离开讲台专职带娃已经多年了。现在孩子大一点了，她就迫不及待地去做代课老师，微薄的薪水都摧毁不了她重返讲台的决心，每次谈到学生，她总是洋溢着由衷的喜悦。就是她这份喜悦，让我这个习惯了洗手吃饭的大老爷们，即使沦落到主业“吼”娃、业余才能做手艺，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让她去放飞自我了。

祝老师们每天都像教师节这天一样，受到尊重，并洋溢着由衷的喜悦。



■溪山佳处 姚涯屏

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王松柏： 每当思想摇曳不定 都会想起德国教授的嘉奖

对于抽象的时间，大概没有什么直观印象，只能凭借自然图像，故有感于庭前云卷云舒，叹窗外花开叶落。转首回国又十年了，十年好像就在昨天，倏忽之际，记忆省去其间所有细节，十年前的昨天和今天便连在一起，于是我又飘飘忽忽地回到过往在德国求学的岁月。

先在莱比锡艺术学院，后转学到德累斯顿造型艺术学院。艺术学院坐落在美丽的易北河旁，来到德累斯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像回家的感觉，之前遭遇的惊奇、困惑、迷茫等无以名状的情绪在静静流淌的河水中得到净化，流浪的心得以安顿。在这里，我遇到很多良师益友，但对我艺术和人生影响最深远的就数 Hans Peter Adamski 教授，他智慧、绅士、幽默，同时身上具有那种德国式的艺术家感性、激情，乃至悲壮的一面。

Adamski 教授是一位在德国影响力大的艺术家，早年组建一个艺术团体“die Muelheimer Freiheit”。他平时生活在柏林，每周或隔周末来德累斯顿，不同年级的同学集中在他工作室，他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吃或喝的摆在长桌上，大家都围坐两旁，边聊边吃，同时展示自己作业，大家一起讨论，这种上课方式轻松自由，别开生面。

在学院我和一位德国同学共处一室，约 80 平见方。我每天在画室探索、思考，如果有需要，也可以单独约老师看画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从油画转向水墨纸本创作，大概有 60 幅之多，我约了他，把作品卷成一卷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敲开他工作室大门，他热情地接待我，寒暄之后，我把作品一张一张地展开在宽敞的工作室木地板上，大概铺满了一半空间。他凝视打量我的作品，长时间没有言语，继而挑出几幅作品放在一旁，就转身向我伸出双手，“Kongratuliere, fast alle Meisterwerke.”我听了这句话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么高的评价！“恭喜，几乎都是杰作。”“Meisterwerke”在德语里有大师作品之意。后面他又提了很多有益的建议，那天离开他的工作室我走路轻飘飘的，心都要飞到树梢上与风共舞。

时间是个神奇的机器，把记忆中某些东西粉碎并删除，另一部分则永久地被封存，被删除的部分又化作无形的重量加深了记忆的浓度。那一幕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，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和力量，在回国后艺术浮沉的生涯，每当思想摇曳不定的时候，Adamski 教授对我的嘉奖又浮现在我脑海，随即收拾好自己情绪和思绪，继续行走在寂寞的求索之旅。



■《吸气的男子》水墨纸本 王松柏